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夏允彝瑗公
宋存標子建　參閱

王文恪公文集

疏　　王鏊

時事疏　時事

臣伏見國家自　太祖掃胡元之亂、創造海宇、及今百四十年、海內晏然、正承平極盛之時也、　陛下即

位其亦有樂於此乎臣愚竊以為可憂未可以為樂也盛衰治亂自古相尋於無窮況今天下名為治平而實有可憂者即如往者恒星晝見太白經天近日風雷之變拔木折關正在郊壇之內　皇城之間此災異之可憂者也所在府庫空虛公私掃地赤立一有水旱不免人民流離盜賊敓攘意外之變何以支梧此民情之可憂者也虜胡跳梁今雖潛遁而睥睨往來恐其志不止虜掠邊方兵備罷弱將帥之中未見隱然有能為國長城若此外患之可憂者也上無

核實之政下多朋比之風有功不必賞賞者不必有
功甚者一人之身或以爲賢或以爲佞或以爲功或
以爲罪此國是之可憂者也臣故曰可以爲憂未可
以爲樂也比奉　詔旨仰見　陛下恐懼脩省之心
矣然愚以爲有恐懼修省之心必有恐懼脩省之寔
所謂實者有四焉一曰急講學之爲務二曰急延下
之爲務三曰急用人之爲務四曰急節用之爲務
陛下昔在青宮臣幸以經學入侍竊見　聖質高明
於凡經書讀不三四即皆上口此天假　陛下聖明

之資也、自登大寶、萬幾日繁、舊學得無少輟乎、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或謂貴爲天子矣、尚何事於學、殊不知庶人之學與不學係一家之興廢、人主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安危、夫天人性命之理、古今治亂、是非得失成敗、皆具于書、未有不讀而能知者。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者也。堯學於君疇、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文王學於呂望、況後世乎、陛下春秋之間、每月三御經筵、大臣儼然侍列、講官

侍文解義頃刻而退上下太嚴情義莫洽唯日講最爲親切上可以賜問下可以獻忠而寒暑之間又皆罷歇一年之內唯春秋數月一月之內召見不過數日一日之內進對不過片時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一人植之十人拔之欲學之成得乎竊見　仁宗皇帝時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士日直其中　仁宗時至閣中講論古今經史臣愚願倣弘文閣故事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能文學恬退者一二人如先朝用陳繼王進故事

陛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略去威嚴。從容訪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　聖學緝熙。義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聳動天下之觀聽。仰陛下之好學。有如此者。此最當今之所急也。君臣不相接久矣。　先皇帝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或於午門親決訟獄。或於便殿召見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皆得時時召見。延訪政事。當時天下竦然。爭相傳誦。以

為近世君臣所未有也。古者君臣一體。如家人父子。唯諾一堂之上。降至後世。堂陛尊嚴。而君臣之分隔禮節繁多。而上下之情睽隔。誂誂殄行。始得行乎其間。在易上下交爲泰。不交爲否。治亂之迹。昭然可覩。臣願陛下繼先帝故事。朝退之時。每于便殿延召內閣與六部大臣。問以時政得失。或左右隷替之臣。或巡撫方岳之屬。皆可因事而見。詢訪四方之風俗。生民之休戚。則人情世故可以周知。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此亦當今之所急也。國家以經學取士。

其名最正其途最專往往名臣皆出其中得人之效
不可誣矣然天下之才自非一途之所能盡故前代
用人其科不一其途似雜而網羅豪傑不至遺漏天
下固有瓌奇超卓之材不能事科舉之學者往往遺
之故以天下之大每有乏才之歎或坐此也臣愚欲
於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或博學宏詞之類以待
使別設數科而人必不應也以非其
非常之士或旁通五經或博極子史或善詩賦兼工
所貴而名又太重不可居耳
書札不論有官無官皆得投進每六年一舉所取不
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或以爲庶吉士

之選次以備科，次以備道，又次以備部屬中書等官。先有官者，視所宜而加其秩。庶可以網羅遺才。數年之後，天下學者必將爭自磨洗，以通經學古為高，脫去設聞之陋矣。武臣亦然，或驍勇絕人，或騎射出衆，或謀略著聞，皆選擢遴將麾下，待其有功，不次拔擢。庶緩急之際，不至乏才。而或者以為此非祖宗故事。臣愚以為是故事也。太祖用人固非一途，太宗之時常因考滿官到部，召試之，拔其優者不次量用。如胡儼以桐城令召試，稱旨，擢在翰林，位至太子賓

客奚訥起於醫士位至都御史此亦當今之所急也
臣聞天下之大不患無財也以天下之大而患無財
則必有耗之者矣今置滿剌于此雖竭江湖不能滿
也用財而無節亦何異于滿剌者乎宜乎天下之大
猶以爲不足也近者詔集廷臣議足國之長策臣恩
之踰月卒未有得蓋今天下取民之法盡矣至矣山
林關市靡不有征竹木茶鹽靡不有稅雖使弘羊輩
復生亦何以加故臣之愚以爲取財之路不可復廣
唯有節用是爲長策今中外冗官旣去旋留不急之

作無名之賞所費不貲此亦何異於漏卮乎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而中止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史臣書之以爲美談臣願　陛下一意惜財將有興作則思文帝露臺之言將有賞賜則思昭侯弊袴之事并　敕左右近習同心憂國凡不急之役無名之賞一切罷去中外冗官復有由倖途求進者痛懲治之仍　命戶部考天下一歲所入幾何所出幾何大約務令所出寡於所入積以爲羨餘如一年而儲十萬則十年可知也二十年四五十年亦可知

也何患國用之不克乎此亦當今之所急也今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而斯四者爲重能行斯四者其餘可以次而理矣今 陛下春秋鼎盛宜及此時日親道德文學之臣薰陶涵養以成國家億萬年之治而乃獸從左右馳射爲娛恐天下聞之爲之解體也然以馳射諫者多矣諫者不休 陛下不止豈以勇者聖人之所不廢且三邊時有風塵之警亦不忘武備之一事也夫勇固聖人所不廢然獸無以孟軻氏所謂大勇告 陛下者乎一怒而安天下此文王之勇

伐鼓擊兎以傷盛德也

也。夫豈區區于馳射之間哉。唯　陛下留神先其大者焉。

上邉議八事　禦虜方畧

臣比奉　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畧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言之所陳，疏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唯　陛下采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算。所謂定廟算者，何也。臣竊見北虜猖獗

屢寇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懼、以爲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爲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此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

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得以跳梁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節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而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北虜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巳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唯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

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亦或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諭。即如我 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王沐英。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潁國公傅友德。友德降四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

忠　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所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大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泰棻等擬斬罪。

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者。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其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　聖心。（因當列之于屏風）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

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

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

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將多，威奪於位埒，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為急，而難其人。聞致任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

陛下如不以為然，即請下廷議。如

以爲可。乞依祖宗時用王翺馬昻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鎭京營。遥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衆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

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生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于後。試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王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

敷臣以爲旣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　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臨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而

不得爲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閭邉人頗有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死而邀戰乎。況遠近攜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爲當此之時。 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齎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爲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爲方一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安平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

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選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士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爲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爲已有其弊豈唯無益固亦有所損也古人云微兵滿萬不如召募千人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加撫御則不肯

此一二語曲盡

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粮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爲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檄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

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賞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猜相忌而携其黨矣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雪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恒見其寡也善

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北虜尤難以力較。只可以計破。國之名將如楊洪之在大

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

此最爲可恨

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則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俟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衂。虜

謂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未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　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敢行觀望疑逡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發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其狂愚

之罪而采擇之、社稷之幸、臣預有焉、

議

尊號議　　興獻尊號

今上自親藩入繼大統、興獻王王妃、上所生父母也、未知所以尊崇之、有以問於鏊曰、如之何、鏊曰、禮有所屈有所伸、屈者承其重於大統、則降其服、降之者、義也、伸者推其愛於私親、則隆其名、隆之者仁也。仁與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昔宋司馬光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蓋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

於此而曰隆之何也曰聖人制禮必兩全而無偏廢以大統而降其私親可也以大統而遂廢其私心可乎所後親也義莫重焉所生親也恩莫重焉恭愛之心加於所後於所生也遂能不恭乎不愛乎人子之心恐不若是恝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孟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舜承堯統而瞽瞍爲天子父享宗廟之祀禹承舜統而祀鯀於郊瞽鯀且然而曰不顧其私親何也所謂不得顧其私親者乃魏明帝狠愎之私心而可爲萬世

法乎。曰宋英宗議尊濮王。歐陽創爲尊親之議。當時群然攻之。以爲邪說。至于今皆非之。而予敢是之乎。曰稱親非也。稱伯獨爲是乎。按儀禮疏。衰爲所生父母報。不曰不於其父母報也。修謂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此言未可非也。而光以爲立文不得不然。苟如光言。欲沒父母之名。則立文曰。所後父母三年。所生者疏衰。亦何不可乎。光之議。以漢宣爲昭帝後。終不加尊號於戾太子史皇孫。光武自以元皇後。亦不敢加號于鉅鹿都尉南頓君。不知戾太子得罪武

帝。故無可爵之義。若史皇孫。亦稱悼皇考。悼園。置邑三百家。光武起自民間。欲上附元帝。故所生不敢同於七廟。而南頓亦稱皇考。況光武所謂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未可謂後世法也。先儒謂稱親固非。稱伯亦不安。要當別立殊稱。而殊稱有未易定者。若曰某國大王。則固已爲王矣。又何以爲尊稱乎。今王之上惟有皇。妃之上。惟有后。后皇之稱。遂同大統。不可以爲法也。然則稱親不可。稱考不可。稱皇稱后皆不可。則亦何以爲稱乎。予嘗反覆思之。事有兩難。而可以

兩全者考之漢書師丹傳哀帝初尊定陶共王爲定陶恭皇母爲恭皇太后皆引藩國之名以冠大號漢廷以爲非而師丹以爲合於禮其後董宏建議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而去定陶藩國之名丹始爭之以爲非禮然則隆其名而冠以藩國之號此禮之得者也（此議出入永嘉新都之間）其獨不可行乎宋高宗傳位于秀王偁之子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所生之親内批曰皇太子所生父朱子在當時未聞以爲非也今士一命以上皆欲襃封其親顧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而於所生

恝然不顧。豈人情乎。曰追崇之禮有矣。而子無爵父之義。如之何。曰亦從其尊而已矣。今參儀禮之文。酌古今之宜。定謚曰　興獻皇　興獻后。而以　太皇太后之旨行之。則於大統無干犯之嫌。所生亦極尊崇之義。其亦庶乎其兩得矣

時大禮議尚未定。故爲此言耳。

書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吳中賦稅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熙平而頌聲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

書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
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
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
主者不免多收盖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
爲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
相遠而一坵之內只尺之間或爲官或爲民輕重懸
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僞
以官爲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久之民
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

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者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荒歲以為例為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算唯奸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宦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所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

者（有從人起者有從田起者）大率以田爲定田多爲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貲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須顏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爲多而出納之際百方艱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于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厨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鯗菜膏

油之供加以饋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　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爲良法昔之爲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　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

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拘掠之下此一之重困者三也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其役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績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其田者也古之爲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爲政驅農民而歸之末作

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稅，將安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饑殍塞川，甚可憫也，雖　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冀以寬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爲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於乎，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寔難，鼇日夜思惟，莫知所以爲計，孟子有言，盍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大半之稅，內府無出納之艱，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

弊可以掃去而民有息肩之所然官田之稅國家有定法未敢輕議昔　宣宗皇帝亦嘗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為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出納之艱則在　明主加之意時察而重為之禁貪官之弊則巡撫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而見黜又晏然稛載而歸曾不究其贓如此後何所懲而不為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蕪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後吾未知其所稅為也

序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序　　蜀中水利

弘治二年蜀中旱饑巡撫右僉都御史丘鼐言蜀以富饒稱前代迄今地非異也蓋人事未修焉耳竊見成都有都江大堰鑿自秦守李冰所溉郫灌温江崇寧雙流崇慶新津新都眉州彭山沃野數千萬頃其後豪家稍規小利堰流隄坊水失故道蜀人始病於旱臣嘗按行地勢自非高山皆可治陂塘堤堰旱則灌澇則泄為蜀人無窮之利今山東淛江南直隷皆

設官治水利蓋任之專則宜有成功於是詔刑部員外郎姑蘇劉君世熙陞按察僉事以往吾於君之行獨有感也往昔關中大飢人相食於是陞華荊渠水漕汴渭百方拯之而秦人死者過半矣夫秦天下彊國也秦時豈必無旱旱而無救天下且起而攻之則

評論極確

秦之亡久矣蓋當時井田雖廢溝洫尚存而鄭國渠秦所賴以富彊其後鄭當時兒寬白公皆嘗爲渠至於今廢久矣其遺跡亦往往有存焉因而浚之其功宜易而議者輒以爲不可復也劉世熙居吳吳有白

浙港者，三吳之水，由以入海。海潮日至，淤爲沃壤，民遂占爲田，或廬其上。於是吳中多水患，議者以白茆一瀆，三州均利，迄今百年未開。有任其事益有任其事者，而浮議輒興，行且復止。夫欲享其利，則安得辭其勞；欲有其功，則安得辭其謗。於戲，天下之事，其率類此乎。此吾之所感也。請以爲君贈。

碑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　治河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

氣脉、而張秋又南北之喉咽、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
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
六年夏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
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絶、前後遣官治之
績用弗成、　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蒞、時訛
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
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　上復命太監
李興平江伯陳鋭、同往蒞之、時夏且半、漕集張秋、帆
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賈勇先發、

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没鋭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决口㕔之河。於是舳艫相銜，順流畢發，懽聲載道，事聞，璽書奬勵，乃始議築黄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爲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爲黄河，東流入淮，其後黄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决黄陵岡，以及張秋。鋭等議，不治上流，則决口不可塞，於是浚河自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潁以入於淮。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潁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漕以出於徐。於時向東水且落槽，乃於

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沉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鍤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決既塞繚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泥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里濬道夜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爲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薪爲束六十三萬麻二百二十萬伙其役者通政司張纈山東按察副使廖中都指揮丁全同知

劉福通州王文臣銳臣大夏以其事聞　上遣使慰勞令作廟于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某記其事

江淮平亂碑　　半洲稿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絕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弗靖

皇上赫然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年逆竪盜弄朝柄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靡然發動（以羣盜歸本逆竪得休且事實也）逆竪伏誅羣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弟柒齊彥明

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鼓，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焚燒，姦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戕王臣，截漕舸，攻宗藩，　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陸張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於霸州之

平。日遣許副總泰郤遊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敵。適馮副叅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群不逞。且蠭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埜以竢。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歐率其衆而南。九月陸㳿彥明冠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巖。是役也賊之鋭卒略盡。幾不能軍。上

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
敗之於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
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
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輒斃之乃逡巡遁去叅將李
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追之遇於嵩淺
坡殺其衆殆盡陸柒彥明獨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
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陸隨溺
水死七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樓海之狼山忽
泝江上犯南安安慶公復被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

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泊王都憲縝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徑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巔矢石雨下揮引所部力戰揮與任璽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質䠞行奪其險賊墜巖下死者無算柴乘小舟將遁溺海死彥明爲宣府遊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盪平中外乂安議者咸曰盜縱橫南北所至創殘皐稔惡

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爲唯天祐民唯人順天唯節制公殫秉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抒忠勞成犄角諸將士摧鋒摩壘賈勇先登胥與成此膚功蓋天人協應之效歟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於市脅從者悉縱歸之捷聞自節制而下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勳以示永久云

雜著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勑　江南巡撫

右刑部侍臣鑑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時所被勑也閒錄一通以示臣鏊臣鏊稽首再拜題其後曰今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故　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夫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足爲有餘無法則以有餘爲不足其張弛龐縮豈不在其人乎若文襄周公恂眞所謂其人哉故綸音每舉以爲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水公私罄懸比歲豐稔相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

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飢上採荒十二策得兌軍留州秫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充牣時　朝議濬吳松白茅等河衆方持其議以費無所出也鑑內請以兌軍諸費充焉其事始濟又議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賦糧官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為費民賴上之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為勞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所謂不足為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恍之功尚可

繼乎。惜乎不久以愛去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講學篇　講學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登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希潤之典，僉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　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

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甞問也下有見焉未甞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熈於光明弼時仔肩緝熈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與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

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略如是
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
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
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
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
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
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
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高皇帝
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

其後 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宸翰如飛群
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
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
論 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
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
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 聖學正其時也臣
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
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

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節中。屏去法從。特霽 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界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明之實功。如是不已。則
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葢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故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

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

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
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
其北曰太極門其内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
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内曰兩儀殿常日聽
朝而視事蓋古之内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
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
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
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内殿引
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

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

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刻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論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

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謝廷楨提月　參閱

楊石齋集

疏　　楊廷和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遵祖制

禮莫重于視朝，禁莫嚴于宫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覲示臣民，嚴宫衛之防以消弭禍

變、我朝　列聖、尤致謹于斯、伏覩　皇明祖訓所載
有曰、朕以乾清宮爲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
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
國家所由興、蓋言視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
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如骨肉、朝夕相
見、猶當警備于心、蓋言宮衛之當謹也、此皆憂深思
遠、制治保邦之言、聖子神孫、所當時時誦讀、守爲家
法者也、恭惟　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　祖
訓、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

居違和而然然積習既久遂以為常傳之外朝將謂縱耳目之玩、極心志之樂。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人馬、親自校閱、其事蓋因一時虜寇犯順而然、意在禦侮、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禦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等職居輔導出入禁闥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慚悚無地、伏望　皇上鑒　皇祖之訓典、察臣等之愚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祀事、秉清明之氣以裁

決萬機，竭享獻之誠以昭格　九廟，仍選用方直以

爲侍從，信任老成以爲腹心。軍務操練，必於演武之

所。朝夕督勵。付之將領之官。推恩左右。體恤勤勞。啓

處以時。庶不有勞于聖體關防既謹。亦可盡釋於羣

疑，將見聖德日新，天心悅豫，神人胥慶，和氣致祥，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此矣，

議處江西事情疏　寧藩

謹題本月十四日早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同到內

閣送下御史蕭淮所奏一本傳諭聖意，令臣等看詳

議處。臣看得本內開稱寧王聽信奸人、出入王城、擾
置王使陵轢官府、强脇郡王、虐害忠貞、招納亡命、打
死平人、霸占官民田土、差來內官旗校人等潛住京
師經年累月、前後踵接、不知何所營謀、及江西鎮巡
官太監畢真都御史孫燧御史林潮不能以理規正、
却又過爲推美等情、其擾置主使之人、各有指名、又
與前次本府典寶副等官閻順等所奏大略相同、事
關
宗社大計、宜存遠慮、臣等查得宣德初年趙府
被人訴告不法事情、我
宣宗皇帝遣駙馬都尉袁

容都御史劉觀齎捧勅書前去戒諭趙府隨即獻還護衛及羣牧所朝廷待之如初合無照依前例寫書一道遣司禮太監駙馬都尉御史各一員領勅前去宣諭　皇上保全宗室至意姑從寬貸令其獻還護衛幷屯田仍屬江西都司管轄其所奏占種官民田土等項亦各退出先年聽招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及其徒黨逐一散遣一應撥置人員不許仍前在府出入仍勅江西鎮守巡撫巡按三司等官幷護衛指其後使者在途寧庶人改消遣官揮千百戶總旗等一一遵奉施行如此庶幾朝廷親

親之情（即試遣發兵及）祖宗世守之法兩盡而不廢矣臣等未敢
擅擬伏乞聖裁

論居守疏　居守

看得京師居守關係甚大古云居守一云留守本朝
永樂七年　太宗皇帝自南京巡狩北京命　皇太
（不言南征之北而危見乎辭可為諫法）
子留守南京次年駕還南京又命　皇長孫留守北
京宣德元年　宣宗皇帝親征漢庶人命鄭王襄王
居守此　祖宗累朝居守故事人所共知今　聖駕
親征京師根本空虛無人居守伏望聖明留神裁處

宗社幸甚。

請免禁殺猪疏　免禁殺猪

謹題近日傳聞直隸及山東等處鎮巡等官欽奉
聖旨禁約地方人等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
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
鄉村居民畏避重罪隨將所養之豕盡行殺賣減價
賤售甚至將小豕掘地埋棄者有之人心惶駭莫測
其由臣等切思民間豢養牲豕上而　郊廟朝廷祭
祀宴饗膳羞之供下而百官萬姓日用飲食之資給

背在於此，不可一日缺者。孟子曰，雞豕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五十者可以食肉矣。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所
以制民之產，其道如此。且人年五十非肉不飽，則豚
豕之畜，正養生之具，而非所以致疾也。人生瘡痍，乃
血氣內傷，風濕外感所致，是食豕肉而致然乎。況小
民畜養貿易，以此爲生理之資，正宜教之孳息蕃育，
是可禁乎。至于十二支生辰所屬物畜，乃術家推算
星命之說，鄙俚不經，不可爲據。若曰國姓字音相同，
古者嫌名不諱，蓋以文字之間，雖當諱者，尚且不諱。

嫌名。今乃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其可乎。又況民間日用牲豕。比之他畜獨多。牛以代耕亦非可常用之物。私自宰殺。律有明禁不可縱也。此事行之雖若甚微。而事體關係甚大。如此傳之天下後世亦非細故。誠不可不慮也。伏望

皇上洞察物情。詳審命令。亟勑所司追寢前旨。仍通行曉諭各處地方人等。各安生業。毋致驚疑。則事體不乖而人心慰悅矣。

請拆毀保安等寺疏

保安寺

臣等看得近年以來。京城內外創建寺院。窮極土木。侈用金碧。委係侵盜國家財用。剝削小民脂膏。有傷治化。有失人心。至于冒請名額。奏求護勅。甚非祖宗舊制。仰惟皇上新政之初。剗弊除奸。闢邪扶正。此亦其一端也。所以言官論奏該部覆議。皆欲將保安等寺。遵照詔旨通行拆毀。其于聖政。深爲有助。臣等擬票封進。未蒙俞允。切惟前項寺院之設。萬一有益于國。無損于民。則留之可也。奉之可也。然此乃異端邪說之流。瀆經亂紀。上焉無益于國。傷風敗俗。下

焉有損于民。自古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容以並立者。
或以種福田求利益為說。則他未暇論。姑舉近日劉
（取㒰切近）
瑾之玄明宮。錢寧之石經山祠亦非本欲求禍也。皆
身被顯戮。家底淪亡。而略不蒙其庇佑焉。由此觀之。
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臣等心知其非。不敢隱默。伏望
聖明斷而行之。世道幸甚。臣等幸甚。

請慎選左右速停齋醮疏　　近侍齋醮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
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

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于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于
昭聖慈壽皇太后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管侍衛牌子等項人員逐一𢑥選老成重厚愼密小心之人以待
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即蒙懿旨施行曁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愼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扁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祈禱必須

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修設齋醮恩寵賞賚過于尋常遠近傳聞無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　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至于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

臺城。一則槩繫金虜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册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被誅黨。家底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修建齋醮。

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宸聰。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雹災變。彼何不誦一經。不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鬼將以掃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況　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賑窮困。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于彼。則必不繫于此。邪說既入。聖賢之經訓

自昧。擠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爲　陛下聖德之累不少。非止虧損聖治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于廷。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望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引誘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黨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售姦僧道。一一體治罪。又

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米麪蔬菓等數
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施銀兩等物各開
數進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于凡無
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　祖修德保身爲
先務則聖治益隆　聖壽自延而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于千萬年而無彊者端有在于是矣

請一法令以息羣議疏　一法令

近日巡城御史劉澂題參弁工部作頭宋鈺等具告
被革役克軍匠李陽鳳等攙置科斂事情已該刑部

將各犯行提到官問理、間續該太監崔文題節奉欽
依宋鈺李陽鳳等拏送鎮撫司打問既而刑部尚書
林俊等具奏要將李陽鳳等仍從本部問理、復奉欽
依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臣等聞之、切恐法
令不一、異議紛起、有傷治體、大為聖德之累、夫朝廷
設三法司衙門、凡大小刑獄之事、皆其職掌、間有機
密奸宄重情、則令鎮撫司追問及其問畢俱送法司
擬罪發落、此乃　祖宗舊制、行之百餘年、法有定守
近來大獄法司未有定罪亦
事咸歸一、莫之敢變、未有法司提問人犯、事未歸結

而復改送鎮撫司問者。蓋雖正德年間權奸亂政。亦（付送鎮撫司者雖瑾一時非正法也）
無此事。今聖政維新。可復有此舉措乎。且其事之虛
實罪之輕重。自有公道。固不容以一人之私而遂廢
天下之大法也。今林俊等特具奏本。至以去就為決
蓋欲以此感悟聖心。正其法守。亦甚不得已之情也
皇上若加省覽。則其事非可否。必能洞見。而　聖意
于此猶未釋然者。豈鎮撫可信而法司獨不可信乎。
況前日崔文之本。不蒙發下。　旨從中出。臣等既未
與聞。昨林俊等之奏。臣等擬票。欲將各犯俱送法司

究問，而不復商確，徑從中改，豈一人之言可聽。而衆人之言顧不可聽乎。此事甚微，所損甚大，臣等心知其非，不容緘默，輒敢冒昧言之，伏望聖明俯賜鑒納，亟將李陽鳳等并陳泰等仍令法司一併問擬，取自上裁，庶幾法令均一，事體允當，而天下之議自息矣。

請停止織造疏　織造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聖德不已。近者不

意一時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
造命臣等撰寫勑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并松江
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并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
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
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
求蠲免若又差官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擬
給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他變又況經過地方淮
揚等府邳徐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
水軍民房屋田土盡被渰沒百里之內寂無一爨一

壅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餘文、有經數日賣而不得、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員要賑濟、該部爲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措、自今至于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飢民、豈能俯首枵腹、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爲盜、傳聞鳳陽所轄泗州地名洪澤、飢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勦平、將來時勢、尚有不

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懼、所有前項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 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題覆着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應亦不至于有誤矣、（織造領于有司而不遣內臣地方之費稍省）伏惟 聖明留意、

序

送參帥白廷圭分鎮松潘序　松潘參將

昔漢通西南夷，立郡縣，以筰都為沈黎郡，今松潘以南是也，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今松潘以東北是也，自是代為中國邊患，叛服不常，僅自保就，斯亦善矣，乃若窮兵致遠，欲以靡其牙，犂其庭一舉而釋我外憂，則非善謀者所及知也，我朝 列聖繼作，文命四敷，內治既修，不忘武備，乃眷西顧，每簡文武才智者授之兵柄，鎮撫松潘，仍以二偏將叅之東南用戒不虞，今上登極初，大明黜陟文武臣僚各稱位置，於是松潘叅帥李侯，晉總鎮而以都指揮

自廷圭代之且行與之常所來往者謂余曰予蜀人也習知邊事其爲廷圭言之余居鄉未久不能知無以應命則據往牒所載參之時論以告之夫羌地剛鹵不生穀粟時出鼠竊以自全活固無他異圖也先是爲將者欲以多殺人貪天之寵每因其來命盟時醉之以酒盡殺之無一得脫者其父子兄弟怨入骨髓兵連禍結將無已時於乎羌亦人耳獨無好生之心邪若人者亦獨無人心邪或及以是加之其心當何如邪愧予少且賤不能達之九重論以法耳抑又

北致祭之本

聞之諸道餽饟皆取之六郡貧民往往視負戴走百千里而致之官峭危峻險且行且息日不能三四十里米以斗筲計者多才五六出入氐羌聚落中或剽而取之輒拱手以聽莫敢誰何戍卒亦盡出月所得既稟爲之取道否則鼓角之聲不得一時息也典守者又何爲而坐視其然耶誠能嚴守備明賞罰申號令卹兵士時時宣上威德招來酋長諭之禍福間一賞勞之使知恩之所自不敢側視之或少犯我則親提一旅往問其罪勿弛以玩勿黷以逞彼將畏威獻

欸之不服復何能爲哉亦何敢爲哉在漢時氏人慕義曾上樂詩三章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蠻夷貧薄無所報嗣傳告種人長願臣僕近世守臣建議亦謂宜撫之以恩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由是觀之則其所志可知矣吾固以爲無他異圖也或者必欲殺之以貪賞何邪李侯守之數年靜重嚴武兵不告勞而邊境寧謐廷圭試往問之又從而撰並其所行者亦足矣廷圭能讀儒書嘗應武舉中選廷臣又以將才薦遂總京總號令至是復用羣議受命且與李

侯同事。將領和則士豫附。繼自今蜀之邊事。可無憂矣。廷圭聞予言。喜而再拜。明日遂次第之。以贈其行。

頌德餘音詩序　　枚菴

吾蜀號稱富庶之國。自成化間都御史孝感張君瓚蒞之。遣爲邊釁。動民于兵。於是乎財力供億。公私一空矣。蓋先是公府多積貯。歲常賦之入。大較數千萬石。以十餘年計之。必有三四年之積。諸州縣義倉歲所收。多者數萬石。少者數千。其又少亦無慮數百石。如是者在在有之。當是時。屢豐年。公廩陳陳相因。

民亦少所請于官也張君廉知之欲因兵事爲奸利遂屬有司令民常賦毋入粟諸義倉所積盡糶之得銀若干萬兩役之軍中日將以是犒諸有事于邊者守土諸公承旨趣風莫敢誰何州縣之吏習於耳目（若州縣之吏爭之）所聞見以爲久無水旱疾疫之變亦安然應之徒以（則禍且不測矣）取容一時而不慮後之及于患也比年以來旱魃爲虐災沴薦臻五穀不登公私無所仰給亦徙者幾及大半然則謂非張君之遺患歟于時告亟者屢上

當宁憂之遂出太府銀若干萬兩截綱米若干萬石

遣廷臣分道往振之百萬生靈嗷嗷待哺然而蜀道遠不利轉輸欲取之關中則有棧閣之險取之荆襄則有瞿塘之限智者不能無扼腕之嘆顧在良有司各圖方略耳今年有自重慶來者語余曰使諸救荒者皆若吾郡守共君之爲則垂死之民其庶幾有瘳乎余亟問之則曰初君下車時斗米銀半兩君亟會計屬邑所積粟減價糶之力不足糶于官者計口貸之有差仍即各寺觀投粥招流徙者各以便來就食責徤吏主之而命私相覺察不共事者抵罪又以所

糶銀遣人四出易蕎若麥數千石給民有種無牛者使保伍勸相從事荒田棄地則以屬之佃人在官者而收其租百爾所為詳審周密纖悉無遺策蓋其為心也若治絲其任人也若擇醫其用力也若奉漏甕沃焦釜乘奔馬下峻坂而疾馳所全活不啻數十萬人矣直慶之民何其幸歟雖然其亦幸而得君以救之於今日其亦不幸而不得君以備之於當時也余意誠使君遇張君必將開陳利害以格其所令縱不能盡違之獨不得止其已甚者乎縱不能行之他郡獨

收荒者亦當如是耶

不能庇其所部乎。此余所以為重慶之人幸，而又竊嘆其有不幸者多也。昔宋鄭富公一代偉人，契丹之使，以口舌代甲兵，使數十年虜人無南牧之患。其功葢不下澶淵之役，而公每不以自足，獨於青州之政時以語人，且曰，過于中書令二十四考矣。然則君今日所行，其所稱述當何如耶。君嘗為戶部郎中時常總遼東軍餉奏議甚多，余閒從史館閱之，而知其用世之志。今其所為又如此，非達於治體而勤于職業者，能之乎。郡人之懷惠者，相與形於歌頌，凡數十篇，

傳來京師，聞而和之者，又數十篇，題曰頌德餘音，余因感張君之事不可追，而喜君輩之能善其後也，特書之以勵其成，并以告夫來者，

贈都御史邃菴楊公序　馬玫

天下之事，窮則變，變則通，窮者時也，亦勢也，變而通之者，人也，時之所在，勢不容于不變，而必有待乎其人，若人者必道足以濟時，才足以通變，乃能起而當其任，天固若有意生之以乘其會者也。我國家邊守之務，西北為重，而陝居其半，三邊之用，兵馬為急，而

馬居其半。陝之馬。或取之監牧。或取之互市。而互市之利居其半。馬政之弊。自京師以達于天下。在在有之。而陝之監牧爲多。其弊尤甚。蓋所謂窮而變之時也。執政者。思有以通之。乃議設憲臣一員專理其事。於是南京太常寺卿遂菴楊公。應寧擢左副都御史奉勑以往。初建議時。衆皆難其人。私擬公。或謂公久勞于外。恐非其好也。則又相與語曰。朝廷爲官擇人。當視其能不能。不當問其樂不樂也。已而命下。衆皆以爲宜。夫天下未嘗無才。顧用之何如耳。天之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抑其進于前、而大其施于後、宋英宗嘗欲驟用蘇軾、而宰相韓琦不可、謂軾之才器終當大用、要在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詞。公自幼時、以穎異聞于天下、用薦入翰林、讀中秘書、年十五、舉于鄉、十九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歷三考、待次久之、乃歷山西按察僉事、提舉學政、移陝西、又久之、乃晉副使、所至以身為教、兩省士風、為之一變、自是公之名、益重于天下、天下之士、惟恐公之不大用也、尋召為太常少卿、再

轉南京以有是命臺諫亦交薦公文章才略夙負時
望今日當委之專任之久以責其成效公必能講求
祖宗立法之意循名責實修舉廢墜而不負簡任之
重如公者所謂培養之久天下士畏慕降伏而惟恐
其不大用者非耶夫此一事也疑若易然然當積弊
之後勢已窮矣非公之才則有不能變而通之者予
嘗讀衛風之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魯頌之詩曰
思無疆思馬斯臧初竊有疑焉既而思之則知賢者
之用無往不宜以塞淵之心無疆之思雖施之牧事

其明効亦至于此。然則公之任此。此正朝廷爲官擇人之意。公亦何慊於此一行哉。公之行也。其門人太常少卿喬君希大。春坊諭德靳君充道。諸君子。喜公之大用于時。而陜之牧政有成也。相率屬予言贈之。予辱知于公最久。且厚。故不敢以不文辭。

記

水西新建上橋記　水西建橋

水西上橋。乃貴州宣慰使安氏父子之所建也。橋既成之明年。今宣慰圖其水之源流。并其始終事之歲

月遣人詣京師求予文刻于石爲之記曰水西之河

最大者曰陸廣陸廣之西上流曰穚池又曰芭蕉下

流東注曰黃沙渡曰烏河又數百里入於清水江又

東會于涪江其源之大於衆水者有四一曰洛淅二

曰西漢三曰七百方四曰滴澄洛淅之水源于卜作

革之南入于西溪又達於七百方又會於鴉池兩溪

之源導于化閣山轉於西南合于洛淅七百方則自

普安會于洛淅入于鴉池滴澄之源出于九溪東北

至于威淸又北至于鴉池達于陸廣其曰青山曰老

宋曰卜茫。皆因其地而名隨之。非有二也。大抵四河之水。迴折數百里。而會于陸廣。出入山石崖竇間。一遇峻隘。如退如束。激蕩震撼。若三軍相持。怒不得逞者。及其奔放衍肆。一瀉千里。如自天而下。浩不可禦。每春夏淫潦。其勢彌大。覆舟溺死者亦間有之。秋冬霜降水落。寒可裂膚。病于揭厲。居者怨于室。行者嗟於途。富商大賈。無所爲而至。雖有魚鹽之利。山林之材。土人居然視之。卒未之能致也。故嘗有橋。卒架木爲之。不踰年輒壞。用力多而獲利少。人亦勞止。良非

遠圖宣慰父子，更以石爲之，排積沙以定其基，布巨石以貫其底，圖空其下，瀉水象月，或三或五或七。視橋之袤廣而多寡焉，妖審堅緻，踰于實地。橋有十一，曰頭鋪，二曰得爲，三曰烏西，四曰西溪，五曰虎場，六曰𣺌泥，七曰蜈蚣，八曰秀水，九曰麥架，十曰查䚀，西溪、虎場、𣺌泥、麥架，皆先宣慰爲之，頭鋪六橋，則今宣慰之所經畫者。問石焉取，曰即于山；問役焉取，曰即于傭；問費焉取，曰即于宣慰之私藏，而民不與知。蓋自成化己丑始事，至丙午訖工，歷世以再，乃克底績。

非先宣慰知不及此固有待也歷年十有八次第告成不欲速意葺力畢舉或勞人也成之日萬夫懽呼四境慶幸鄉里長老相與舉酒歌頌二宣慰之偉績賓旅負販者往來深谷巨箐中無分於昏夜如之東西家焉休勞夷險其益亦大矣哉嗚呼水事之重自古然已周單子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梁知其必亡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而申以王政徒杠輿梁之說亦又有以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具在傳記可覆考也二宣慰其亦有見於斯歟余

嘗聞（予友應鼎也能友而予推評其譜系也）西南世祿之家每以安氏爲稱首既得其家世之詳則知其始封于蜀漢時上下千五百年世態之變若罔聞知意其先世必有大功德于民今觀二宣慰雖一事之小而所以用其心者如此則他所以利于生人承于前烈以寬朝廷西顧之憂者從可知矣安氏之世濟其美固如是哉昔韓愈記汴州東西水門至今讀之猶若親見當時之役十橋之建功十倍之而無如愈者爲之記恐來者末由聞知則雖或入于圮毀而未有爲之一舉手者姑用直述其事以俟

若乃橋之所在、與其歲月之詳、工役之數、請列之碑陰、茲不贅、先宣慰名觀、今宣慰名貴榮、俱誥授昭勇將軍云、

雜著

書題奏錄後

題奏錄二卷、廷和備員內閣時所上也、在先帝朝者爲前錄、今上初政時者爲後錄、自正德甲戌春至嘉靖癸未秋、中間除居憂三年、總八十疏、或謂廷和入閣實自正德丁卯冬、而壬申以前錄未之及者、于時

文正李公當事凡有建白皆俱自文正奏稿盡出其手廷和不過贊其決耳及文正致仕其則不遠遇事有不可必與同官執義以爭爭之不得乃以疏上或至再四多無批答亦有不具官不稱名者蓋竊比於嘉謀入告之意議擬之頃倉卒立就故不暇於潤色辭或過激上每優容之無忤也亦有疏上即允者外廷皆不及知嗚呼　二聖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雖堯之舍己湯之從諫何以加諸閒有不能回者則以廷和積誠未至議論未明不足以動天聽耳此意

疏中亦嘗及之，而中心恆以自愧，輔導無狀，廷和之負我聖明多矣，今雖退伏林下，時一念之，未嘗不皇恐自訟，汗出而食不下咽也。載念廷和于諸公無能爲役，而諸公皆諒其疎直開誠，相與不比以同，不矯以異，有倡斯和，惟義之從。二卷所錄屬草多出諸公，前錄則敬所蔣公、礪菴毛公，後錄則湖東費公，自辛巳冬，召起與二公更迭爲之，而廷和附名其間，藉以寡過。昔召公之於周公，或者猶有不悅之疑，富鄭公晚年與韓魏公，容有不合，廷和何人斯，而所遭顧過

武宗撥亂西馳而天下翕然者以任

斯深人也

之此所以私自慶幸終身誦之而不能忘焉者也集錄既成謹識其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